

道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楚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文章緣起類

果不常卿任昉彥升集六經家有歌詩誄箴銘之類尚書帝廟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子誄孔惺鼎銘虞人箴以等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公著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錄之凡八十五題以新好事者之目云耳

晉謝騎常侍夏侯湛所作

前漢楚王傳韋孟諫楚夷王戊詩

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

漢太司農谷永作

漢武帝柏梁殿連句

四言詩

五言詩

六言詩

七言詩

九言詩

魏高貴卿公所作

賦

楚大夫宋玉所作

歌

荆軻作易水歌

離騷

楚屈原所作

詔

起秦時

璽文

秦始皇傳國璽

策文

漢武帝問三王策文

表

淮南王安諫伐閩表

讓表

漢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

上書

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

書

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對賢良策

漢太子家令晁錯

上疏

漢中大夫東方朔

啓

晉吏部瑯山濤作選啓

奏記

漢江都相董仲舒詣公孫弘奏記

牋

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牋

謝恩

漢丞相魏相請公車謝恩

令

漢淮南王有謝群公令

奏

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

駁

漢侍中吳丘壽王傳公孫弘禁民不得駁弓弩議

論

漢王褒四子講德論

議

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

反駁

漢楊雄作

彈文

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

薦

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

教

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封事

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

白事

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

移書

漢劉歆移書讓太學博士論左氏春秋

銘

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

歲

漢揚雄九州五官歲

封禪書

漢文園令司馬相如

讚

司馬相如作荆軻讚

頌

王褒主主得賢臣頌

序

世師部太守作都后序

引

操有空篋引

志錄

揚雄作

心

揚雄作蜀記

碑

漢惠帝四皓碑

書

晉潘岳作潘黃門碣

碑

漢司隸校

文

馮衍作

書

毛作書

露布

漢賈弘為馬超伐曹操作

檄

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

明文

漢泰山太守應劭

樂府

古詩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傳

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

上章

後漢孔融上章謝太中大夫

解嘲

揚雄作

訓

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

辭

漢武帝秋風辭

音

後漢崔駰作達音

勸進

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

喻難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

誠

後漢杜篤作女誠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

告

魏阮瑀為文帝作舒告

傳贊

漢劉歆作烈女傳贊

誦文

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誦孔子文

祈文

後漢傅毅作高廟祈文

祝文

董仲舒祝日蝕文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奏楊元伯行狀

哀策

漢樂安相李亢作和帝哀策

哀頌

漢會稽東部尉張紘有陶侯哀頌

墓誌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

諫

漢武帝公孫弘諫

悲文

蔡邕作悲溫舒文

祭文

後漢車騎即杜篤作祭延鍾文

哀詞

漢班固梁氏哀詞

挽詞

魏光祿勳繆襲

七發

漢枚乘作七發

離合詩

孔融作四言離合詩

連珠

楊雄作

篇

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

歌詩

漢枚舉作麗人歌詩

遺命

晉散騎常侍江統作

圖

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

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

漢王褒僮約

右文章緣起一卷梁新安太守樂安任公書也按隋經籍志公文章緣始一卷有錄無書郡之為郡且千歲守將不知幾人獨公至今有名字並城四十里曰村曰溪皆以任著旁有僧坊亦借公為重則遺愛在人蓋後古猶更比後公六百年而造為州嘗欲會梓遺文刻識木石以慰

邦人無窮之思而不可得三館有集六卷悉見蕭氏歐陽氏類書中疑
後人掇拾傳著於所傳亡益獨是書僅存世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隸此
云始於厝日蓋立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供廷題

評文類

文章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詩
言志歌永言不歌而誦謂之賦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
紀能誅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三代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詁宣于
邦國移檄陳于師旅箋奏以申情理箴誠用弼違邪讚頌美於名器碑
銘彰於勲德謚冊褒其言行哀吊悼其論亡章表通於下情疏陳於
宗敬論議平其理駁難考其差此其畧也

易賁卦

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
無敢折獄注云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

無敢折獄疏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
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

論語曰

為命禘禴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國語

能文者必得天地蓋文之數凡十有一天六地五之數也其數有以合
於天故得天其數有以合於地故得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奕
文之象也

揚子法言曰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李斯注曰夫智者達天命如玉
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采丹青之論耳

史記曰

彫龍輿談大衍鄒衍之文飾之若龍文故號璋龍。枚臯王粲為文疾
司馬相如左太冲為文遲其為當世膾炙一也。陸機文成而作者欲

於筆三祭才高作者皆開筆。潘岳謂夏侯湛之文溫潤而見孝悌之性張說謂許景先之文豐美而得中和之氣可謂善觀文者也。柳子厚之於文也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輕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靡之欲其節激而嚴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

魏文帝典論曰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高氣然粲匹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騶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後也。魏文帝與吳質書仲宣獨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正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文章

文章流別論曰今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也

王隱晉書曰

阮籍見華鸕鷀賦以為王佐之才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也

曹植與楊脩書曰

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詆訶文章摘摭利病

抱朴子曰

五典為笙簧三墳為金玉

劉義慶世說曰

孫興公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

曹植與楊脩書曰

孔璋之才不閑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

陸士衡文賦曰

於是沉詞佛悅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研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宜。陳琳答陳阿王牋曰清詞妙句炎絕煥景譬猶飛鳥流星越山越海龍驤所不追况駕馬可得齊足哉。傅玄叙連珠曰班固喻美詞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也。

李充翰林論曰

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楊雄劇秦美新論曰

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程曉與傅玄書曰

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

梁簡文帝答張讚謝示集書

少好文章於世五年矣切嘗論之日月星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
形乎人事而况文辭可止謳詠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蓮

謂君子曹植亦小辨破言論之科則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惠承
風秋雨朝晴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
憂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又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鳴笛遙
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慎薄是以沈吟短翰衲綴庸音寓日寫心
因事而作

文中子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
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
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織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
人也其文誕

晉陸雲傳

制曰機雲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遠映如明月
之音先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
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

一入而已

隋文學序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正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辭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王勃傳

王勃揚盈川盧照鄰駱賓王天下稱王楊盧駱盈川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妙非常人所及盈川照鄰可少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瀉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於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廟殿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頽之風雅則乘人失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

而之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寧邊幅王翰如瓊玉五字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文學序

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迺相師效流宕忘反上書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遺理存異尋虛遂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深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相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珣為璞發琬施今咸去浮華然時俗詞鑣猶多淫麗

唐陳子昂傳

高鑑權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界有司錯以籍上帝詩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類俗而錯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領表奏太浮華且責掌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制即以錯為禮部侍郎闕

二歲頗得才實

張昌齡傳

昌齡以文自鳴舉進士為考功王師且所繼太宗問其故者曰昌齡等
筆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

周度信趙國公集序

切聞平陽擊石山谷內之調大夏吹筠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
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
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捲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陰山之
會萬重譬以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步絲桐
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蛙巢蚊睫豈直熊
羆朝上層城抱日月之輝光皎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平宋玉
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
彫琢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擢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
頌諧和律呂若使言垂節目則幽憂不顧聲出操履則成均無取而遂

得棟梁文園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卷泉上田樞密畫

洵退居山野自分求棄與世俗日踈閑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
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
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
其失也流而為詭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
未見其人也

上歐陽內翰書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噤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
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行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
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
備注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盛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
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翔之文其味
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

切近的富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東坡歐公集序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時所宗其論盛衰章部鴻禧書慨然有烈士大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

蘇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惜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富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論文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乎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墮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

頴濱上樞密韓太尉書

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大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

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苦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駢釋氏諸史百子搜決無隱汗瀾卓蹕大淵玄澄深詭然而蛟龍拜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古率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懇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

韓文公上襄陽于頔書

足下負越卓之奇才蓄雄剛之俊德澤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

答李翔書

公相伴動乎樞極天子之極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乎公相伴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言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是以噩噩也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劉禹錫唐柳先生文集序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寵而土裂三光五暗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復大振初貞元中上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

柳子厚吳君文集序

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養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

揚評事文集後序

文之用辭今褒貶道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視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文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道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誄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揚意美謂宜流於誦誦也

答友人求文章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挾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明探其深順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點其寶

我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礪利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禮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手攀日月高視於萬物之中惟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曳而不克躑躅而不進大蹶思窮吞志而沒故其得之為難嘆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辨訥升降繫焉蓋之頗正好惡繫焉文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問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築古陋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過死而華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簡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豈齒牙間遇事鱗鱗起大金聲玉羅誑龍瞽之人激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且奪朱亂邪為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

王荆公上邵學士書

非文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符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

環列書室且欣且慶升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安石嘗患近世之文辭弗
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竅積故實為高以雕飾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
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縹可愛求其根抵濟用則蔑如也

張右史答李推官書

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依力為壞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
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
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
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聞
者獨傳言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
人責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
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
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
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
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

文者無使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
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
而納之海其舒為倫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
噴濤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
變生焉瀟瀟東決而西竭下瀟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
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瀟瀟
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
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
寡彼無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
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跡埋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
者衣彼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覆咀嚼
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以主於奇
矣故預為足下陳之

劉隋司馬溫公文集序

公出於去聖數千歲之後其公忠直亮根于性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
而得者見於脩身踐言則孝悌忠信雖蠻貊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混至
其施諸政事則開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而發為文章則探陰陽
造化之曠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正以
厲其操通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虛言也是文也君天下
者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箴士庶
人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為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則
浩歌流詠斟酌厭飲隨取隨足夫丹青可渝而公之文不可朽也金石
可磨而公之文不可磷也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久愈新垂世而
亡窮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與其理亂興亡
之證別為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鼓吹六經羽翼名教則肆
筆為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水有枝而水有波雖與更之無奈之何韓
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昔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閻王道之無
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勳庸稟稟在人耳目公雖云亡斯文未喪學者

傳誦非獨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凡八十卷為二十八門其間詩賦
章奏制詔表啓雜文書傳無所不備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胡導表賓校正

○文章門

評詩類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嶸詩品序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
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音南風之辭
卿雲之頌厥義莫矣夏歌曰辨陶乎予心楚謠曰各余曰正則雖詩體
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賦遊人世
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襄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
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
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

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辯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亦有
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
衰微迄於有晋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數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
未沫亦文章之十興也永嘉時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相吏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
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
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遠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
嘉中謝靈運才高詞盛當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轡潘左故知陳
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
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
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
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
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
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

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
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
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
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
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
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繡闥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楊
娥入寵再躬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
以聘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弱賤易安閔苦靡閱莫尚於詩矣
故詞人作詩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總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
心而馳驚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
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親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
為古拙謂鮑昭叢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
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
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潘潘並

沈朱紫相奪宣議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清亂
欲為當世詩品具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
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
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想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為稱首况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王者器有極珠者踵武以睚漢魏
而不顧吞晉宋於胃中諒非貴歌轉議敢致流別榮之今錄庶周旋於
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詩品上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
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曰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
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楮袖帶華實亦為驚絕矣人
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慷慨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
生命不諧整頓身喪使陵不遺中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婕妤深文綺得匹婦
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雜怨體被文
質繁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
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瑟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鈿吮墨者抱篇章而
景慕缺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
潘陸自可坐於鄒魯之間矣

魏文帝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壯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
俗曰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積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
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情
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
近目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往解法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瞻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
力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飲膏澤
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亦如翔禽之有羽毛
衣被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
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嶽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
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
雄於潘岳靡於大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
人味之亶亶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情切得諷諭之致雖野
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
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嶽謂若人與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

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
青松之拔權木白王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
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
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

序曰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
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藝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實
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會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
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羗無故實明月照積雪
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
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始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
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詞語無虛字拘攣補納蠹文已
甚但自然英音空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
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表孝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

無裁顏延論文情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頌曰知言觀斯數家皆
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隱文士逢文即書
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曹無品第噤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吾詞
人始集輕欲辨彰清濁倚撫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
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
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
偶語唯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贈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
群彥對揚厥第者耶

晉中散積棗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評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論清
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
詒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

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翊守孫楚晉著作上贊晉王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

厄平叔瀉瀉之篇風規見夫子荆零兩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
良亦無聞李鷹黃華之唱正叔綠繁之良雖不具美文高麗並得虬龍
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
之音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摅晉助陵公何劭清河之
方平原始如陳思之匹白馬千其哲昆故稱二陸李倫顏遠並有英篇
為而論之初陵為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詩劉湛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
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即仰之微不
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影炳可玩始變平原平淡之

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彦伯詠史雖文體未適而鮮明緊律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郛詩

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

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

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上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

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

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

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

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

彩縷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靈運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

王僧達詩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

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

度驂騑前

宋汝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風彫故長轡宋聘秋

懷禱衣之作歸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入第一

謝氏家錄云東樂每對惠連得嘉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

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昭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淑詭含

茂先之靡煖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

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

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昭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靈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

石然奇章秀可往往警道足使淑源失步明達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未

篇多蹟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耽極與余論詩感
激頓挫過其文

梁光祿江淹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
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
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一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
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
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考昇少年為詩不工故出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
愛好既篤又亦道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
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此弊矣

梁元帝沈約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
鮑明遠也所以不闕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末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
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雜文

不至其功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誦成音矚謂約所著既多今
剪除淫雜取其精要尤為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客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下

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於體感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
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者
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
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
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常謂
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
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朓頌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制其
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為
精密辨績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
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
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

卿變身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
士術擬古越石威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成
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揚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
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郡吏漢上計趙壹孟堅才流而若於掌故觀其詠
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憤爾憲指斥囊錢
苦言切句良亦勸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教不如不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粲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各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日以
廷和鍾亦能附雅矣

魏晉曹孟元均晉桓立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稽含晉河
南太守阮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
古體大檢似而二秘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虞翻散騎常侍夏侯湛

陽詩乃遠歎厥弟而近超兩傳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是
皇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永嘉以來清
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有長仲祖相度
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宋謝混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
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余常怒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
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季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亦為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鐸宋建平王宏孝武詩雕文織彩過於精密為二

潘希暮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希益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與蜀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賈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

宋典詞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蘇陵仕戴並著篇章亦為縉紳之所
嗟味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臨典事區惠恭惠恭本胡人為顏師伯幹顏為詩筆輒偷定之後造
獨樂成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地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
參軍恭伯往共安陵嘲調未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忍人未重
且可謝為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曰辭白此
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死之鮑
昭忍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更白二胡亦
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憇其家會廓亡因切而有之
郭子實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
少張景雲難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三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
蟲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

趙齊正負即鍾憲齊諸隱令顏則心擅謝七君並祖襲顏
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正負常云大明恭始中鮑休

羨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博雅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勸請王遠齊朝請許謫之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

悵且善之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詩物湯體謂遠云吾詩可為汝詩父
以方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為庶兄

齊參軍毛伯成齊勸請王遠齊朝請許謫之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
悵且善之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詩物湯體謂遠云吾詩可為汝詩父
以方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為庶兄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
疾豈饒差不苟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為雕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矣淨至於

五言之作幾乎及有所短譬應變將畧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齊射江祐祐詩猗猗清潤第祀明魔可懷

齊謝靈運王中齊綬遠太守下彬齊端侯令下錄王中二十詩並愛奇漸

紀慕袁彦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淑淑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文保尉云我詩有生氣

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齊蘇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龍鎮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

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觀厥文緯具織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

亦能自洵也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謔之美察最幽微而

感賞至到耳

詩說類

賈維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義也又鄭玄云論倫也

述曰論釋也皆詳說談議訓誥之謂也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學

經不明不如解伊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諸生講

問疑辭舉大義弟子多成就為博士班伯為常侍上方嚮學鄭寬中與

張禹訓又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

於許南東觀漢記曰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則

其事也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

六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注曰祭菜禮先聖先師也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藏焉嚴此六者

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史記曰董仲舒以明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相受業或

莫見其面。申公魯人也呂太后時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郢為楚王

令申公傳其太子成及成不好學疾申公及成立為王胥申公之
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孔子既沒子夏居西魯後為魏文侯師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還歸立禮舍處方門
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拜手請問者百人追
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
相次傳授解有入其室者

漢書曰班固為中常侍上方駕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
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范曄後漢書曰高鳳南陽人也專精誦讀為名儒教授西唐山中

東觀漢記曰栢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期會輒命樂於公卿前敷奏經
書帝稱善

後漢書曰戴馮字次仲正馮朝賀帝令群臣詆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
席以益通者馮重五十席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為四姓小侯開學置五經師張酺以明經授
於南宮

范曄後漢書曰李育沈思專精博覽書濟州郡請召育輒病去常避地
教授門徒數百人

謝承後漢書曰包咸字子長明魯詩論語注東海立精令講授
范曄後漢書曰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之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
至十餘人

魏書曰文帝初在中宮氣膈數起士人周商帝深感嘆與大理王朗書
云痰膈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
論大義儒人無堪

王隱晉書曰魏高貴公之入學也王祥為三老帝北面乞言乃言曰仰
惟明主聖帝之執俯以訓帝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沈約宋書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教授使丹陽尹

何約之立文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前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歷代禮類

禮門

自伏羲至黃帝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又命伯夷典三禮
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太宗伯
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故據周禮
有文而言耳禮記疏六禮七教八政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
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者冠一婚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
六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此六禮七教並是
商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者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者也

禮記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

禮記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太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法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樂為之金與錯衛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輅越席皮弁布裳朱弦疏越大羹元酒防其淫侈救其彫弊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廬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言身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必戰未能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埋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西漢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於禮樂之用為急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莞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羨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周監於二代禮文完具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命叔孫制禮儀至文帝時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猶庶取宜定制度興禮樂廼草具其儀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至武帝即位董仲舒對策言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王吉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願述舊禮明王制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隗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世祖中興廼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

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群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
未設之故也今叔孫通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不
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採禮樂古事
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
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今大漢繼周久曠大臣未有
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漢官篇序

廣注曰漢家禮儀自叔孫通草創十二篇之後無復紀錄安帝時劉千
秋欲撰次之順帝時張平子欲撰次之皆不果至王隆為新汲令作漢
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多所發明隋志云漢官解詁註三
篇新汲令王隆撰胡廣註

漢官禮儀故事

建安二年遷都許昌舊章湮沒書記罕存應邵乃綴緝所聞著漢官禮
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邵所立

東漢新禮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
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
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奏上私
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三國晉南北朝隋唐禮書

魏以王粲衛凱集創朝儀而燕秦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
異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章建時制。晉初以荀顛鄭冲
典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正並加刪集成百六十五
篇後摯虞傳咸續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次疑注是其遺文也江
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前史並不重述齊
武帝永明二年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群儒又裁成焉
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

景又命沈約周捨徐勣何佟之等參會其事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式
因行事隋時筆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遺缺孝文帝率由舊章
釋其令與朝儀國範煥手復振北齊則陽休之元褚伯熊安生後周則
賀經盧辨宇文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洪辛彥之等集
宋梁及北齊儀注以為禮唐正觀顯慶開元禮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
明

歷代議禮名臣

按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廷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
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右蒼聞人通夏
侯敬劉向戴德戴聖賈誼劉歆後漢有曹元曹褒鄭典鄭眾賈逵許謹
杜子春馬融鄭元衛宏何休靈植蔡邕魏有王粲衛覲高堂隆蔣濟王
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群魚豢王沈蜀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吳有
來敏丁孚晉有鄭冲荀勗陳壽孫盛辛祐杜元凱衛瓘庾峻袁准賀循
任愷陳銓孔備劉逵擊虞京晉傅咸鄭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

覽阮瞻刁協荀崧卞壺葛洪王彪之司馬彪于寶徐廣謝沈王褒何遜
虞喜應正宋有徐羨之傅亮臧壽餘寶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次宗
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勣田僧紹劉歊王遂深有司馬景
陸璣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異嚴植之賀場崔靈思皇
侃陶洪景司馬憲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閤王肅北齊
有熊安生陽休之元褚伯後周有蘇綽盧辨宇文弼隋有牛洪辛彥之
許善心皇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
房元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府李文益劉祥道郝
處俊許國師韋瓘范義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
賈大隱韋萬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暉
唐紹王徽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孔元義賈魯韓抱素盧履冰
王江章公肅王彥威田同秀康子元侯行果史玄燦李行偉馮宗師正
節賀知章元行冲韋瓘等或歷代傳習或因時制作粗舉其名氏列于
此矣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權欣交接以為射鄉食享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遺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器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

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跪伏興之節皆有司之職而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莫能時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志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享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禮記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用隋禮至太宗有正觀高宗有顯慶禮元宗有開元禮正元中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為郊祀錄元和中韋公肅又編開元以後禮儀損益為禮閣新儀王彥威為曲臺新禮嗚呼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正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唐正觀顯慶開元禮

自梁以來以其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

唐書禮志

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
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一篇嘉禮
四十二篇凶禮十六篇是為正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
義府等增之為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又義府敬宗方
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正觀禮由
是終高宗時正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連引古義與二禮參考
增損之無確定制。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縉為禮儀使以掌
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
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易而正觀顯慶禮儀
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徐堅李銳及太常
博士苑敬本撰述統齊蕭高代之奏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
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稍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少有損益不
能過也

禮閣新儀

隋五禮文帝開皇二年命牛弘修五禮元和十一年祕書郎修撰韋公肅錄開元以後
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

唐曲臺新禮續曲臺禮元和初禮王彥威來唐也唐公華條

元和十二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采元和以來王
公士民婚祭喪葬為續曲臺禮三十卷

晉咸寧注晉咸寧注

晉武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故傳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商周之
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王公以下皆奉璧帛羔羊鴈雉以
賀有晨賀晝會之禮後漢未盡七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

晉新禮晉志曰晉始有荀勗制朝儀

晉文命荀勗因魏世前事撰新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羊祐等共判定
成百六十五篇太康初又令摯虞討論所宜增損

宋朝禮

建隆重修三禮圖三年太常博士聶宗義上重修三禮圖二十卷仍命

觀義無非道義之所藏使人思之而心所以敬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聘無度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也節奇者不得以亂當衰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干玉磬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也衣朱襹諸侯之禮在大夫黼是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也傳故范武子不知殺蒸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漢興叔孫高買誼有脩禮之志而困於絳潛秦廢禮制漢禮廢不行傳成極論聖制而漢禮遂不行論於一時絳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其下者非一臣有是君而下之人不能以正之則禮之事不行此厓政薄俗所以繼作而

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

朝儀類

歷代朝會

左傳昭四年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唐有幽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威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長安志立鄴宮文王宮也詩既伐于崇作邑于鄴在京兆鄠縣東有鄴臺

夏朝禮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而戮之

周朝儀

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法鄭司農云王有五門曰臯門曰雉門曰應門曰庫門曰路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臯門內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在應門內夏官司士掌之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諸侯三朝路寢為內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在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間於兩社為公社輔者也說曰天子路寢有五焉其最外者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臯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庫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廡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于庫門外外朝之法朝則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命三公會其諸侯未去亦於此也廣問之義詢於羣羣之謀三刺三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群公以下常日於此相見君位其位大僕掌之初入之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偕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門外之西北面東上凡先用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政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

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以內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孤卿在東也通。周禮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司士掌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太僕掌正王之服位王抵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太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廄子王抵燕朝則正位掌摺相王不抵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摺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達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曲

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又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又曰公侯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明於內朝廢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禮書

漢朝儀

高祖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大呼拔劍而擊柱通知上益厭之說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上曰可試為之令息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遂與所召三十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巖野外

習之月餘乃令群臣朝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用叔孫新儀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廷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南廣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飛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盡朝置酒無敢譁諱夫禮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尊也拜通為太常。漢受計于甘泉太初元年武帝受計于甘泉計為郡國所上計簿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人條郡內衆事謂之計借曰司馬彪云凡郡課殿最遣吏上計

後漢朝儀

班固東賦云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三朝元日也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谷求曰今年正月朔為三朝之會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撫百蠻爾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廷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漢德陽殿朝賀

德陽殿殿前所作為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鬻新胡羗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吹二通謂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其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泚水於殿下書至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赤翡翠鞞以赤纒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寮於此

月朔歲首朝儀

後漢志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訖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羨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以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魏宗永平十二年甘露仍降木枝內附芝草生神雀集西南夷慕義貢

獻西域遺子入侍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類應乃並集朝堂奏觴上壽

唐朝儀

紫宸殿入閣唐朝天子坐宣政殿立伏正衙或東輿御紫宸殿則喚仗自宣政兩門入所謂東西上閣門也自元宗以前未有此制開元後以朔望上盤食元宗意欲避正殿遂移紫宸殿喚仗自閣門入始有入閣之名自後行之至昭宗時失以本意乃以朔望御前殿行入閣禮蓋設矣本朝唐隆元年行於文德殿皆其禮也淳化時太宗特命張洎詳定年詳言開元本無此制諸儒於開寶中始用益之蓋并元其熙寧三年遂罷入閣行正衙之制

太極殿朝集

唐自高宗以前即太極殿殿在西內中以後又以宣政殿朝集

千秋節朝賀

唐元宗以垂拱元帝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其日百官上萬壽酒王公戚里上金鏡綬帶露囊百官朝賀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

附錄

德